

埃德加·爱伦·坡 大师奖 得主
罗伯特·帕克 之作品

Robert B. Parker

2609225

450

[美] 罗伯特·帕克★著 李静宜★译

顾德夫手卷

THE GODWIFE MANUSCRIPT

Max Speed

Max Speed

群众出版社

Maximum Integr

Minimum Integration Time

Minimum Integration Time

Minimum Integration Time

Minimum Integration Time

Minimum Integration Time

埃德加·爱伦·坡 大师奖 得主
罗伯特·帕克之作品

Robert B. Parker

[美] 罗伯特·帕克★著 李静宜★译

顾德夫手卷

群众出版社

Maximum Integration Time
Minimum Integration Time
Minimum Integration Time
Time Figure: 8



罗伯特·帕克 (Robert B. Parker)

罗伯特·帕克长期以来，一直担任美国侦探小说协会主席。他的小说塑造了一个家喻户晓、令人难忘的中心形象——波士顿的私家侦探斯宾塞。斯宾塞有着绝世的智慧，却又不乏油滑习气。《纽约时报》书评说：“我们有幸见证了美国侦探小说史上最伟大的系列之一的诞生！”

帕克的其他作品包括 1989 年经典的《Poodle Springs》。这是帕克为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文学家、侦探小说巨匠雷蒙德·钱德勒晚期一部未竟手稿续写的优秀作品。该作品 1998 年被搬上银幕。作为钱德勒的真正传人，1994 年，帕克还创作了《长眠不醒》（曾被好莱坞多次改编成电影，竟每成经典。此书已由群众出版社出版）的续篇《Perchance to Dream》。

令人有趣的是，帕克曾在自己的博士论文里专设一章，讨论雷蒙德·钱德勒这位美国文学英雄的创作历程——从殖民地时期开始，到 20 世纪的侦探小说。或许是命运的巧妙安排，帕克现在也得以荣幸地忝列这些名家之中。《波士顿环球报》如此说：“罗伯特·帕克堪与达希尔·哈梅特、雷蒙德·钱德勒、罗斯·麦克唐纳并驾。”

帕克 1932 年在马萨诸塞州出生，并在那里长大成人。曾就读于缅因州的库拜学院；服军役期间在韩国；1957 年获得波士顿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57—1962 年间，他供职于工业与商业广告公司。1962 年，他开始了自己为期六年的学术生涯。1971 年，他获得了波士顿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为“暴力英雄、野性遗传、城市现实：对达希尔·哈梅特、雷蒙德·钱德勒及罗斯·麦克唐纳小说中硬汉私家侦探的研究”。

1971 年，在波士顿的西北大学教学期间，帕克开始了“斯宾塞系列”小说的创作。1973 年，他创作的《顾德夫手卷》横空出世，获得了极大的轰动。作为一个优秀的推理大师，他的小说深具悬念、极富洞察力，更兼机智、幽默的文学色彩，被评论界誉为：深得美国硬汉私家侦探小说之风，弘扬并拓展了美国侦探小说的优良传统。

THE GODWOLF MANUSCRIPT

1976年，帕克成为波士顿西北大学的全职教授。也就是在同一年，他与琼结婚。后来生养了两个儿子：大卫和丹尼尔。三年后，帕克从学校退职，专事写作。此时，他已出版了五部“斯宾塞系列”的小说。1976年，他的《承诺之地》荣获美国侦探小说协会颁发的埃德加·爱伦·坡最佳小说奖。

斯宾塞当过拳击手，还做过警察。同时，他还是烹调高手，喜欢阅读。人物形象斯宾塞取源于莎士比亚的伟大作品——《The Faerie Queen》里的人物埃德蒙德·斯宾塞。

帕克笔下的英雄斯宾塞，不只是一个神枪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作为立体人物的社会性。他最好的朋友是非裔保镖与打手——霍克；他的情人是心理学博士、犹太裔的女权主义者、心理治疗专家——苏珊。苏珊与霍克实际上是斯宾塞人格的延伸与拓展。苏珊代表着他理性与社会性的一面，而霍克则代表了他的反社会性及暴力倾向。小说里，斯宾塞不愁生计。他的工作经常得不到报酬。他的开价是：“一百元一天，外加花销。这一周我特例处理，教你挥舞棒子，不再另外收费了！”

斯宾塞系列小说采用的是第一人称手法，散文体的笔调，对话往往体现了人物鲜明的个性，也让读者从中可以窥见当时的生活习俗及时代特征。作为超级美食家，他常常坐在酒吧里畅饮啤酒，有时也喝威士忌或别的什么白酒。在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个道德或是少数民族问题的困境——这就是斯宾塞个性化行动的动因。他出生于天主教家庭，但他并不信奉这一宗教。每当人们问起，“你相信万能的上帝吗？”他就会回答说，“为什么要信？他会雇我当侦探？”略一沉思，他又补充道，“她要是个女的，我就信。”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斯宾塞系列小说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私家侦探斯宾塞”，由罗伯特·伍尔奇和艾文·布鲁克斯主演。以霍克为系列的电视连续剧名为“有个人叫霍克”，于1988-1989年间播映。霍克是他的小说《承诺之地》中的人物。在《迷途羔羊》里，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物——苏珊。苏珊虽然不是很漂亮，却令人难以忘怀。你很难对她的年龄做出正确判断。依她的成熟气质，她当在三十岁以内。苏珊的原型是帕克的妻子琼。他与琼1982年分手，后来又复婚。他们拥有一幢十四个房间的别墅。在那里，帕克每天写五页，琼则热衷于她的慈善事业。

斯宾塞是世界侦探小说史上有名的侦探形象之一，他与山姆·斯潘德、菲利普·马洛及卢·阿契等世界级侦探并驾齐驱。他可以说是雷蒙

德·钱德勒的著名小说《长眠不醒》中马洛骑士的后代。

在日本，斯宾塞系列小说赚足了眼球。曾出版了斯宾塞系列插图本百科全书，里头还有斯宾塞故乡——波士顿的地图。波士顿之于帕克，就如洛杉矶之于钱德勒。那是他们魂灵所系之地。

除了斯宾塞系列之外，帕克还创作许多其他作品。1979年，他与妻子琼·帕克合著《Three Weeks in Spring》。他1994年创作的《All Our Yesterdays》，是关于20世纪早期一个爱尔兰裔美国家庭好几代的传奇经历。从1997年的《Night Passage》开始，帕克开始了一个新的侦探形象系列的创作。主角是洛杉矶的前警察。因为酗酒问题，他被贬职为马萨诸塞州一个誉为“犯罪天堂”的小城镇的探长。1999年，他由《Family Honor》开始了另一个系列的创作。

帕克从1971年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已经成就了近五十部小说。他被尊奉为美国犯罪小说协会主席，并于2002年，被美国侦探小说协会授予埃德加·爱伦·坡大师奖。到目前为止，在他身上丝毫见不到江郎才尽的迹象，仍在笔耕不辍。

同儿子一道，帕克成立了皮尔制作公司。这是一家总部设在波士顿的独立电影公司。它以帕克最近几部小说里的主角——短毛大猎犬皮尔来命名。

他与妻子琼目前生活在波士顿地区。

导读

罗伯特·帕克的开山之作

如果你曾看过推理小说家罗伯特·帕克的照片，一定很惊讶于他举重选手般的壮硕身材。他粗犷的外表与他文学教授的优雅身份颇不相称，但难道你不也觉得有点熟悉吗？美国推理小说里也有一位著名侦探，他除了能把歹徒打得满地找牙之外，却还能满口英美古典文学，粗犷与细腻交融于一身，一种极其微妙的组合。我们说的这位独特的侦探就是长驻波士顿的私家侦探斯宾塞。而他的创造者正是这位拥有强壮体魄的波士顿人：罗伯特·帕克。

当美国犯罪小说革命的两大健将雷蒙·钱德勒和达许·汉密特相继去世以后，热爱他们小说的读者们莫不盼望找到一位足堪接任的后继者，能把推理小说的美国“法统”薪火相传下去。

一开始，这个人看起来像是创造了不朽私家侦探角色刘亚契（Lew Archer）的罗斯·麦唐诺（Ross Macdonald, 1915 - 1983），刘亚契出场时也的确很像钱德勒笔下的马罗。但读者很快就发现，麦唐诺的目标并不是要做钱德勒的传人，他正想从这传人的位置挣脱出来。他笔下的刘亚契也变得愈来愈沉默安静，与那位成天喃喃自语的马罗渐行渐远。想要看到一位再生的马罗的读者们不免感到失望了。这个时候，他们看到了罗伯特·帕克笔下的斯宾塞。

而在罗伯特的第一部作品《顾德夫手卷》中，这位智勇双全的大侦探斯宾塞便开始登台亮相了。斯宾塞一出场，所有的人都认出他与硬汉侦探小说前辈之间的血缘关系。读者立刻接受了这位既尖刻又柔情，嘴巴很坏却又内心纯良的硬汉私家侦探形象。

谈到“顾德夫手卷”，顾名思义，那是一本十四世纪的彩绘手卷，原本存放在图书馆的特藏室，结果却不翼而飞了。手卷必须存放在有温、湿度控制的特定环境中，否则就会碎裂。一旦手卷碎裂，对学者或偷书贼来

THE GODWOLF MANUSCRIPT

说，就都一文不值了。

它被某个学生组织取走，并要求学校付赎金。斯宾塞找到了反资会组织的秘书了解情况。

没有指引线索的雪茄烟蒂，没有撕毁的索款支票碎片，没有毛衣的线绒，没有脚印，没有指纹，没有蛛丝马迹。只有一个气绝身亡、浮出水面的孩子，躺在某个坏门房所管理的破旧公寓、破烂浴室里，还有闻讯赶到那里的斯宾塞。

故事讲到这里，你会感到有些匪夷所思，既为寻找手卷着急，又为主人公捏一把汗。

终于，一切线索都指向了一位神秘的教授，而一封情书却成了指控教授的唯一证据。这绝不是作者在故弄玄虚。因为此后，谋杀连续发生。劫取手卷很像是教授所为，但如果说他是这些事件的主谋，却又很难说得通，因为他异于常人，他下手的动机实在难以预料。

很快，斯宾塞发现有人要杀教授灭口。显然，教授知道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这似乎让斯宾塞找到了调查的方向。斯宾塞凭借缜密的推理得以及时出现在杀人现场，试图阻止这场阴谋。而这一次，是足以使他追悔莫及的一次拯救行动。

虽然斯宾塞在办案的过程中，不免儿女情长，但他侠肝义胆的硬汉风范，足以使读者折服。

毋庸置疑，《顾德夫手卷》作为罗伯特·帕克的开山之作，继承了钱德勒的传统，将侦探的活动范围限于一个城市。罗伯特把斯宾塞放在自己的故乡波士顿，并且让他勤奋办案，照顾波士顿的治安。此后，他一两年一部小说不中断，直到斯宾塞也成了波士顿最有名的景观。

1

这间大学校长的办公室，看起来有如生意兴隆的维多利亚妓院的接待室。里头镶嵌着大块大块的深色胡桃木饰板，窗上挂着华而不实的褐紫红色帷幔，还有褐紫红色的地毯，以及镶着铜扣的黑色皮制家具。这间办公室比教室好太多了，也许我应该打领带才对。

校长布雷德·富比斯的体型非常笨重。他有张红润的脸、一头稍长的浓密白发，以及浓密的白眉毛。他身穿一套棕色三件式的细条纹订制西装，富态的腰间横挂着一条金色的表链，链子一端系着一只“全美优等生荣誉学会”的金钥匙。他的衬衫是上等的黄色宽幅绒面呢，背心里露出红底黄条纹的领带。

他边说话边转着他的旋转椅，并凝视自己映在窗上的倒影。窗外正下着这一季的第一场雪，雪花缓缓飘落在窗



上，化成涓涓细流，滴落在白色的砖砌窗台上。天色非常灰暗，是波士顿深秋特有的十一月的灰色调。但也正因为如此，使富比斯的这间办公室显得不那么讨厌。

他不停对我述说大学校长这份工作的敏感性，而且显然正准备滔滔不绝。我已经在这里待了二十分钟，眼睛都开始昏花了。我纳闷着是否要告诉他，他的办公室看起来像间妓院。我决定还是不说为妙。

“你了解我的立场吗，斯宾塞先生？”

他把椅子转回来面对着我，身体前倾，将双手放在桌上。他的指甲修得很整齐。

“我知道，校长先生。”我说，“我们干侦探这一行的，知道怎么看人。”

富比斯皱起眉头，继续说道：“这攸关极度灵巧的手腕，斯宾塞先生，”他又看着玻璃上的自己，“需要自制力、敏感度、谨慎以及高度的专业能力。我不知道平常都是哪些人雇用你的，不过……”

我打断他的话：“听着，富比斯博士。我上过大学，懂得礼貌，在室内我不会戴着帽子。如果有明显的提示，我也懂得察言观色。不过，我不是牛津的教师，我是私家侦探。你有什么事情要我来调查吗？或者，你

只是为了明年的毕业典礼，在锻炼你的演讲术？”

富比斯深深吸了一口气，再从鼻孔缓缓吐出气来。

“地方检察官弗拉尔告诉我们，你对自己的机智还挺自恋的。告诉他吧，陶沃先生。”

原本靠在墙边的陶沃先生走了过来，并打开一个吕宋纸制的卷宗夹。身材瘦高的他，留着美国漫画家哈洛·佛斯特笔下连环漫画中‘英勇王子瓦里安’的发型，以及长长的鬓角。他穿着一双带扣的靴子，和一件棕褐色的斜纹防水西装。

“我是卡尔·陶沃，”他说，“校园安全主任。四天前，有一部价值非凡的十四世纪彩绘手卷在我们的图书馆失窃了。”

“什么是彩绘手卷？”

富比斯回答说：“就是僧侣手写的书。页边通常都附有彩色的装饰图案，颜色多半是红色和金色。被偷的这本是以拉丁文写成的，有可能是十四世纪英格兰神秘主义者理查·罗尔^①的作品。这部手卷是四十年前，在顾德夫修道院的装饰外墙后面找到的。在亨利八世与罗马

^① Richard Rolle，约一三〇〇～一三四九年曾就读于牛津大学，著有宣传奥秘神学和禁欲主义的小册子。——译者注



教廷决裂之后，英国曾兴起一阵劫掠修道院的风潮，想必手卷就是当时被藏到那里头去的。”

“哦，”我说，“原来是那个彩绘手卷！”

“没错！”陶沃神采奕奕地说，“等一下我会把有关手卷的描述和照片拿给你。现在，我要先把整件事的始末告诉你。今天早上富比斯校长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对方声称代表某个校内组织，并表示他们握有手卷。如果我们愿意付十万元给某个校外团体所经营的免付费学校，他们就会把手卷还给我们。”

“你们干吗不照办？”

富比斯回答说：“我们没有十万块，斯宾塞先生。”

我环顾四周，说道：“也许你可以把你办公室外头的南端租出去，当作外街的停车场。”

“所有的大学都缺钱。像我们这种位于市区，说起来又没什么特色的大型学校，缺钱缺得最厉害。我们很少得到校友的赞助，就算有，也微不足道。我们真的没有十万块钱。”

我望着陶沃说：“那东西容易销赃吗？”

“不容易。那部手卷的价值是在历史和文学方面，买家只可能是其他的大学，但他们一眼就能认得出来。”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斯宾塞先生，手卷一定要存放在特定环境下，诸如温度、湿度等等都必须符合条件。如果离开存放的柜子过久，手卷可能会碎掉。对学术研究来说，这种损失简直太悲惨了。”

说到最后一句话时，富比斯的音调沉了下来。他低头察看落在外套翻领上的一小片雪茄烟灰，然后抬起眼睛，定定地看着我：“斯宾塞先生，我们能不能仰赖你？你能帮我们把手卷找回来吗？”

“‘为吉伯打赢这场吧！’^①别哄我了。”我说。

站在我背后的陶沃，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而富比斯的表情，则像是发现手上的苹果有半条虫似的。

“对不起，你说什么？”他说。

“我已经三十七岁了，没有加油呐喊这种兴致。如果你付我钱，然后收起你那副派特·欧布莱恩的调调，我就会考虑考虑帮你们找回手卷。”

“这根本是在浪费时间。”陶沃说，“让我带他到我的办公室，富比斯博士，我会把一切都对他说清楚。我了解所有的情况，也知道怎么跟他这种人打交道。”

①此处引用运动励志电影《Knut Rockne - All American》中的著名对白。派特·欧布莱恩在片中饰演足球教练，由里根饰演的足球选手吉伯在临死前说出这句对白以激励士气。——译者注



富比斯没应声，只点了点头。当我们走出办公室时，他双手紧握在背后，站在窗前看着雪景。

行政大楼是由煤渣砖砌成的建筑，上头铺着塑料合成墙布，以毛玻璃隔间，回廊墙上则涂了两种不同色调的绿色。从富比斯的办公室往下走，第六间就是陶沃的办公室。这个灰棕色的房间比富比斯的书桌大不了多少。他在书桌后坐下，用铅笔轻敲着牙齿。

“真不知道你是怎样吸引顾客的，斯宾塞先生。”

我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没有搭腔。

“没错，”他说，“那个老家伙是爱装模作样。不过，他真的是个他妈的好长官，他妈的好人一个。”

“好吧，”我说，“他真是了不起。长大以后，我一定要像他一样。顾德夫手卷到底怎么了？”

“好啦，看看这个。”

他从吕宋纸卷中抽出一张八乘十的彩色照片递给我。照片中是一本精美的手抄本，摊开放在桌上。书中的文字是拉丁文。在页边的空白处，则用鲜亮的红色和金色，彩绘出骑士、仕女、前脚举起的狮子、葡萄藤和雄鹿等等，还有一只如蛇般盘绕的龙，被全副武装、骑着壮硕母马的英雄刺杀。每页左上角的第一个字母，都



特别精心描绘，与页边的装饰画融为一体。

“这部手卷是在三天前的夜里，被人从图书馆特藏室中的柜子里偷走的。当晚，守卫分别在两点和四点各进去巡逻了一次。四点的时候，他发现柜子被打开，手卷已经不见了。他不敢肯定两点钟的时候手卷是否还在，但是他敢保证，如果当时有异样，他一定会发现。但是，‘有没有看见什么东西’是很难证明的。你想和他谈谈吗？”

“不必了，”我回答说，“这只是例行公事。无论是你还是那些警察，这种事都可以做得跟我一样好。有嫌犯吗？”

“反资会。”

“反资会？”

“学生反资本主义剥削委员会，一个很激进的极左派革命运动组织。我不知道法院如何侦察这些事，但是干我这一行应该要知道的事情，我自然会知道。”

“靠线人吗？”

“不完全是，虽然也有一些门路，但我主要还是凭直觉推测。我知道这就是他们会做的事。我在这里已经五年了，之前也在调查局待了十年。我花了很多时间在激进分子身上，我已经建立起对他们的一种感觉。”

“就像某位已故局长一样，对激进分子有种特别的感应吗？”

“你是说胡佛吗？才怪，我之所以会离开局里，他就是原因之一。他曾经是个了不得的警察，但是，他的风云时代早在他去世前就结束了。我对这些激进的孩子有足够的了解，而不是把他们归入机密档案。他们之中最糟糕的一些人，就会做出那些狂热分子做的事。但你也不能怪他们对某些事情抱有这种偏激的态度。外面的世界可不像迪士尼乐园。”

他朝窗外点了点头。他的窗户面对沥青铺就的方形中庭，但学生来来去去，把刚下的雪都践踏成半融化的泥泞。一株光秃秃的瘦小树苗，斜倚在苗圃桩架上，它离家可远了哩。

“我上哪儿可以找到反资会？他们可有个墙上挂着社团旗帜、日夜播放老派特·鲍尼^①歌曲的会所！”

“这并不难找。”陶沃说，“你最好去找他们的干事泰莉·欧嘉谈谈。她是他们里面最不讨厌也最讲理的一个。”

“我要上哪儿找她？”

^① Pat Boone，一九三四～，美国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偶像歌手。——译者注

陶沃按下对讲机按钮，请人将反资会的档案拿进来。

“校内所有的社团组织，我们都有一份档案。这纯粹是例行公事，并不是特别针对反资会而做的。”

“我猜，关于宗教性组织‘纽曼俱乐部’，你也有厚厚一叠档案喽。”我说。

“好啦，对于某些组织，我们是比较留意些。不过，即便如此，我们并没有骚扰任何人。”

陶沃的门打开，一个像是超龄女学生的金发女子走了进来。她足蹬白色长筒靴，身上穿了块像是紫色麂皮的东西。说它是裙子，略嫌太短；把它当作皮带，却又嫌太长。上身则是件长领、蓬袖、低胸的猩红色缎衫。她的大腿有点粗，但也许她对我也有同样的观感，我的大腿也不细。她把一个厚厚的棕色卷宗放在陶沃桌上，一面打量着我，像在集市上掂重量的人一样。然后便走了出去。

“那是谁？是女学生的学监吗？”我问。

陶沃翻阅档案，抽出一张打了一些字的纸。

“在这里。”

他边说边递给我。那是泰莉·欧嘉的档案：她的住家地址，麻州纽顿市；学校地址，无，四处为家。

“四处为家？”我问。



“没错，她居无定所，通常都跟一个叫丹尼斯·鲍威尔的家伙住在一起，他是反资会的某某干事。有时候她也和一个女孩子一起住在汉明威街，那个女孩叫康纳利，凯瑟琳·康纳利。所有的资料都在档案里。”

“是啊，都已经是一年前的旧档案了。”

“我又没有助理。这些孩子来来去去，正常的话，也只在这里待上四年。那些很不切实际的激进分子，喜欢想象自己是自由的漂泊者、街头浪人。他们就睡在地板、沙发上，以及一些天知道的鬼地方。你最好是趁下课时分逮住她。”

他又按了一下按钮，紫裙子再度出现。

“布兰达，看看是否可以帮我从注册组那儿要到泰莉·欧嘉的课表？”

他一派公事公办的模样，能干、专业、不偷鸡摸狗，难怪他可以在联邦调查局待上十年。

五分钟后，她又走了进来，带了一份 IBM 计算机打印、再用全录复印机影印的泰莉·欧嘉的课表副本。她在哈汀馆四楼有一堂压抑心理学的课，三点下课。现在已经两点三十五分了。

“照片呢？”我问陶沃。

爱伦·坡奖



大师奖